

金匱要畧講義

金匱要略講義卷七

漢張仲景原文

岳池陳紹勳雲門甫講述

門人周德馨筆錄

***黃痺病脈證并治第十五

黃痺為大病，痺又稱勞病，此言黃則屬脾臟病，熱陷脾，過其溼，溼熱薰蒸發黃色，故名黃痺，有脾太陰，有胃陽明，陰黃屬太陰，陽黃屬陽明，溼從燥，燥溼交蒸，亦成黃痺，故正病屬太陰，其次則在陽明也。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瘵熱以行。

此條言黃痺與風痺相混，痺乃風寒濕三邪，過閉營衛不通，黃痺則只濕熱二邪矣，痺發黃，痺不發黃也，本條言黃，病在脾臟，

與風寒濕合邪，四肢疼痛而煩不同，可見痺屬氣分閉塞，痺病則在血分，一個瘀字，便知熱鬱於血，血分有熱發黃者，脾統血，血分有熱，血被瘀滯，久則蒸動脾色外見，故一身無不黃者，兩寸屬陽，浮亦屬陽，至數怠緩遲緩，浮應風診，緩則氣被濕邪閉，鋼不通，故緩則為濕邪閉鋼陽氣也，緩為脾臟有濕，浮則屬風，是為風溼閉塞肌膚營衛之氣，然痺證與中風不同者，不似中風之一身疼痛，痺證鬱於皮膚肌肉間，久則變為熱，溼與脾通，脾通四肢，風溼合邪之痺證，證見四肢煩熱，此痺與中風之分也，至於痺病，乃溼熱，脾家有溼鬱，久則為熱，熱蒸濕，則脾之黃色發現於外，與痺之不發黃者又不同，蓋脾統血，熱陷於脾，即傷血而成熱，血熱蒸鬱故黃，皮色必黃，鬱熱必行，即黃痺之定義。

跌陽脈緊而數，數則為熱，熱則消穀，緊則為寒，食即為滿。

跌陽胃脈，其形緊，緊屬寒，數則為熱，此脈見於跌陽，以熱為斷，數為胃府有熱，應見中消，跌陽脈浮候脾，緊為寒，脾有寒，故每食後脹滿，此乃胃熱脾溼，黃痺之病根，脈病證也，雖能食而食後飽脹也，故黃痺不外濕熱在脾胃也。

尺脈浮為傷腎，跌陽脈緊為傷脾。

此言尺應沉，不應浮，浮為風，子盜母而傷腎臟也，跌陽本長大之陽，今見緊之陰，故為寒傷脾之診也，風邪入腎則消耗，腎水從陽化熱也，寒在脾，脾必化生濕，故腎熱脾濕相為熏蒸，亦生黃痺也。

風寒相搏，食穀即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痺。

此條言穀痺，風化熱，寒化濕，設其相搏，即為濕熱交爭，定歸脾胃，故相搏於內，熱歸胃，溼歸脾，故食即助陽明之熱，上薰於頭，故昏眩，而水穀之氣，鬱積於胃不消，則為污濁之氣，其氣從腸胃下流於膀胱，則濁氣隨尿去，設小便不通，污濁雖得下流膀胱，不得外出小便，則污濁之氣，仍歸於脾，與脾寒相結，脾既因寒生濕，充滯其中，又加以胃腑之熱邪與污濁之氣，脾濕外通肌肉，污濁下流膀胱，膀胱外應皮毛，脾之溼，膀胱之熱，兩盛於內，而無出路，故合而薰蒸於皮膚肌肉之外，現出黃色，故名穀痺，水穀之氣在胃鬱而成熱之痺。

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瘵，腹如水狀，不治。

此條言女勞瘵，額上心部，心腎之華現於額，乃心腎部位，黑為

水色，以腎之水色，現於心部，是水尅火，鬼賊相刑矣，汗雖心液，溢於皮毛之外，總緣腎中之陽氣，上逼於心，心臟之液，始得外出，故額上微汗，乃腎迫心液至額間，為腎陽上脫之汗也，手足心熱，手心為勞宮，足心為湧泉，腎陽根足達手，腎精不足，心火過盛，水不濟火，故見手足心熱，卯酉為日月之門戶，薄暮即酉，地下水中之陽，上升於天為日，至酉則仍入於地下，人之陽在腎，亦卯出酉入，每至酉時，手足心熱發作，乃腎陽虛，當入坎而不能入，虛浮在外，陰不能潛陽，陽不得入陰也，膀胱為腎腑，腎虛則不能挹住於膀胱，平人腑氣輸臟，臟精輸腑，膀胱失腎精營養，故膀胱經脈，證見緊急作痛，又腎主閉藏，腎陽虛而失職，不能統攝膀胱水氣，有尿即便，亦腎氣虛，此種周身發黃，乃腎中水虧火熾，薰蒸脾溼所作之女勞瘵，如大小腹脹

，為脾腎兩敗之死候，腹不腫脹者，尚可治也。

心中懊懣而熱，不能食，食欲吐，名曰酒瘴。

此酒瘴病提綱也，酒氣通胆，由胆攻心，心胆相通也，心中懊懣，言其懊懣懷悔，煩熱之至極也，酒入胃走胆，胆火助盛，故心中煩寃至極，言酒病殆盡，酒氣屬陽，性升浮，故上走心，而見燒熱極狀也，心火被酒氣鬱遏，不能下入胃，胃腑反失納物之能，兼之酒熱上衝於胸中，故欲吐而又不能吐，凡言心陽不能下降，逆而上行也，有懊懣之情，及所列之證，雖酒之熱氣上攻於心，而酒之濕氣仍停於脾與胃，酒味則燥氣盛，酒質則溼氣盛，中土被溼熱薰蒸，由脾胃達肌膚皮毛，故發黃也。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瘵，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此條言將作穀瘕，乃太陽陽明之病也，脾寒胃熱，不得出於前便也，陽明病三字，謂胃家實之病也，故為胃燥實在，不大便是也，陽明兩陽合明，燥土屬陽，陽道實，既胃腑有熱，脈則應數，今其脈不數而反遲，遲為寒，以陽明胃實病，而反見遲脈，則胃雖燥而脾有寒，是證為陽明，而脈為脾家有寒，故不見胃腑數脈，而見脾寒之脈也，脾既寒，則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雖知飢而不能飽食，即免飽之，脾陽被寒困，不能消磨運化，則水穀不消化，腹則脹滿，且食氣壅阻胃熱，攻心則煩，冒頭則眩矣，水穀壅滯於胃，濁流小便，塞阻膀胱之水，不能化氣，故小便艱難，此為脾弱胃滯所致，將來必見穀瘕之黃證，此際雖用茵陳蒿湯攻下之，只去胃熱，不能去脾臟之寒，而反助其寒，故仍脹滿如故，究其所以不減者，以脈遲脾虛，不但胃腑實熱也。

夫病酒黃瘁，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

此言酒乃水穀溼氣所釀而成，酒質屬水，其性屬火，酒入於胃，其熱上熏於心，故其小便不利，言酒性升浮不下降，故其溼熱在中上二焦，如小便通利，則溼熱不鬱於胃腑，惟其溼熱鬱於胃腑，不但小便不利，而其的證之可攷者，則心中燒熱，酒入胆，胆上通包絡故也，又酒論氣辛散輕浮屬陽，而質味屬水，故下流於水臟，下通湧泉穴，故足心熱，此論酒之氣與味所為病也，此為酒瘁的證，穀瘁雖小便不利，而心中不熱，女勞瘁手足熱，酒瘁則但足心熱。

酒黃瘁者，或無熱，清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酒為溼熱之物，味濁氣輕，氣上攻，味下流，所以發黃者，酒入

脾胃，胃燥脾溼，蒸發中土之色外見，而為黃瘧。心中熱，因為酒瘧正候，然亦有不見心中熱者，乃酒氣既不攻心，又不入胆，胆火得平，胃氣強能降酒之熱氣，下從小便出也。亦有胆氣能降者，胆火得平，亦不見心中煩熱也。心安故言語明白了當，不致錯亂，是由於胃氣強能降，然酒味歸脾，其氣亦歸脾，則腹必脹滿，脹滿為溼熱，滿甚不得外通下達，勢必欲吐，即或不然，而酒氣不自胃絡攻心，即從胃上攻肺，肺開竅於鼻，故鼻必乾燥，鼻乾腹滿，為併於胃腑，法當下，腹滿欲吐者，法當吐，此腹滿欲吐，吐下兩可。然尤須審其脈，脈浮者勢向上，因而越之，吐可也，其脈弦緊者，則邪在胃之中下腕，勢欲下趨，則宜先用下法也。

酒瘧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

此酒瘴之正證，心中熱，乃由胃攻心也，又有欲吐之情，則病在脾胃，然均欲上越，法宜因勢利導，吐之以越其熱與毒也。

酒瘴下之，久久為黑瘴，目青面黑，心中如收蒜薑狀，皮膚爪之不仁，大便正黑，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

此言酒瘴久則變黑瘴也，女勞瘴，亦有變黑瘴，但每相混，此則辨其同異也，唐注最晰。酒瘴女勞瘴同，漸變黑，大便黑同。

足心熱亦同，酒之厚味入血分，酒熱熏心，醉甚則包絡瘀為死血，故酒瘴在血，血傷死則成瘀血，瘀血入大便，故黑，瘀血下流，則足心熱，外攻則色黑，皆為血死也，女勞瘴，總熱結於血室，久亦血瘀，血瘀外越下攻，亦見黑色，但酒瘴熱在心，心火不能由小腸交膀胱，膀胱水不化氣，故小便不利，故酒瘴以心熱小便不利為分，女勞瘴瘀血在胞，膀胱緊急，小便自利為別。酒

乃溼熱之物，氣味歸脾胃，溼熱蒸於內，黃色見於外，溼熱攻心中，熱而欲吐，應因而越之，乃違法下之，邪陷腎臟，腎臟傷，故黃瘡久則變黑，肝腎同系，腎傷即肝傷，兩目由黃而青，腎傷面則由黃而黑，故名黑瘡，黑瘡本於酒傷脾胃，由胃上攻於心，心被溼熱薰蒸，其狀則如噉食大蒜壘狀，蒜壘皆薰心，故以貌酒毒攻心之狀態也，女勞瘡無此情狀也，酒傷血，直走包絡，包絡主脈，皮膚全賴心血，由包絡到皮膚，今包絡瘀，皮膚之血亦死，故爪之不仁，無知覺也，女勞瘡亦無此情狀也，此皆病證病情，女勞瘡血瘀血海，故大便黑，酒瘡瘀血在包絡，由小腸走大腸，故大便亦黑，再較其脈，女勞瘡瘀血在血海，故脈沉而弱，酒瘡酒升浮，故脈浮而弱，又女勞瘡黑極無黃色，酒瘡則黑中猶有微黃色，此其所以別也。

師曰，病黃瘴，發熱煩渴，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相得，然黃家所得，從溼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

此言黃病雖溼熱，而溼被熱蒸，熱較溼盛也。黃瘴本溼熱薰蒸，始見土色外呈，是為溼被熱蒸，熱被溼鬱，濕熱交蒸而黃發也，亦有濕盛熱盛之分，溼盛者，胸中煩悶喘欬也，熱盛者，發熱，煩渴也，故發熱煩渴為熱盛於內，胸滿口燥，為溼淫於內，當但此初發，宜用辛散辛涼發其肌膚之汗，如誤用火攻發汗，為以火攻火，以熱益熱，內熱外火相搏則熱盛，設若熱不與溼合，當不至於黃瘴，如其熱溼相合，則濕被熱蒸，而黃瘴見矣，故曰黃家所得，從溼得之，須審其一身盡熱，熱而發黃，其熱又盛，乃誤用火攻所致，故熱壯盛，是為熱盛之黃證，法當下之，此乃黃瘴

之變證也。

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

此言黃瘧將成之候，於法宜及早圖治也。當此之時，黃未大見於肌膚，其脈必沉，熱邪在內，必渴欲飲水，飲水過多，而小便不利，則水無出路，停於膀胱，久則變為溼熱，溼熱相蒸，久必發黃也。

腹滿舌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

此亦將成之候也，腹統於脾，大腹滿，則脾有溼氣，脾脈連舌本，散舌下，脾臟有溼，則脾氣不運，致舌根不活潑而痿溼之色黃，故見舌黃，此脾有溼，胃和則卧安，不和則卧不安，今此既有脾臟脾脈之溼證，而又見躁擾不得睡之胃熱證，如此脾溼阻燥，胃燥遏溼，溼燥相蒸，將必見黃瘧。

金匱要略 卷十
黃瘧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為難治。

此言黃瘧病有一定愈期，脾溼於五行屬土，土無專位，王於四季各十八日，黃瘧為太陰溼土之正病，故當以十八日為期限，謂十八日脾氣交換，正虛邪實，至此均當通王也，設若踰越十八日不愈，則脾氣不能應期通復，為脾敗，故難治。

瘧而渴者，其瘧難治，瘧而不渴者，其瘧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此條以渴否分黃瘧治之難易，以嘔與寒熱辨其在表在裏也，此瘧病已成，周身皆黃，由於溼熱相蒸，故瘧為溼熱合邪，惟其溼熱，故有渴否，渴者，乃濕氣與熱互結不解，內外皆病，正氣不能健運，故難醫治，不渴者，熱則外出，正氣能宣通邪氣，外出於肌表，而溼亦從內利散，故易治癒，人身外為陽，皮膚筋骨均屬

之，內為陰，臟腑均屬之，發於陰者，謂溼熱薰蒸於臟腑，上逆於肺胃，故必嘔吐，如其發於皮膚肌肉，即為陽部，即表溼鬱於其間，故振寒，熱鬱其間，故發熱也。

穀瘵之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為穀瘵，茵陳蒿湯主之。

此為穀瘵出方治，茵陳蒿湯推陳致新也。水穀久鬱於胃，積久生熱化溼，將胃腑黃涎濁垢，蒸於膚表見黃色，為穀瘵，當其將成未成時，每發熱惡寒，而胃腑又有久鬱之溼熱，胃被其傷，故不能食，即勉食，或能食，胃得食助，熱邪更甚，循絡上攻，則頭眩，隔食病亦有此象，又水穀停於胃脘，由絡攻心，心則不安，胃之上脘溼熱冲胸，胸則痞滿不通，飽悶不安，如此久而久之，化溼生熱，遂將胃濁蒸發於外，而通身黃，以茵陳使邪從小便去。

，大黃使邪從大便出，梔子解胃外之邪熱。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 梔子十四枚 大黃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納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為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作黑痺，其腹脹如火狀，大便必黑時溇，此女勞之病，非水病也，腹滿者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

此為女勞瘵出其方治，又詳補前未盡言者，此條註家多誤為膀胱及腎，實則為血室濁穢瘀血，被溼熱蒸薰於外也，瘀血久則生熱，熱將胞宮濁污蒸於外，故由黃而黑也。黃家素有黃病者，其人每至申酉日晡之時，身體發熱，此時為陽明經氣旺時，發熱應